



我与《河北法制报》的不解情缘

· 纽带桥梁 ·



王文生

个人简介

王文生，历任省体育局机关党委副书记、宣教处副处长、《河北体育报》总编，省司法厅办公室主任、副巡视员等职。现为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、河北省诗词协会会员、河北省艺术摄影家协会会员。

□ 王文生

值《河北法制报》创刊40周年之际，叙叙我与报社的不解情缘，并献上美好的祝愿。

我与该报的情缘是多方面的。不单是我曾筹办过、并任过《河北体育报》（后更名《体育之声》）总编，与《河北法制报》的同志们有“同行”的情缘，也不单是我与《河北法制报》的几任总编或是同学或是朋友，与他们有“知己”的亲切感，更主要的是我退休前供职的省司法厅曾是《河北法制报》的主管部门，即使该报归省政法委管辖后，工作上的联系也是紧密的，相互支持也是多方面的。特别是我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成果是与该报“文化”园地的长期浇灌分不开。

20世纪80年代，我在省体育局负责宣传工作，1984年初受命负责创办《河北体育报》。当时，全省已有四家省级专业报纸，其中就有省司

法厅创办的《河北法制报》。为尽快启动《河北体育报》筹办工作，我首先考察了《河北法制报》的创办过程和经验，主要考虑到，时任总编孙锐是我的学兄，时任编委赵永成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，他们和盘托出了创办过程和做法。由于借鉴并吸收了《河北法制报》等兄弟报社的经验，《河北体育报》的创办工作走了捷径，从开始制定创办方案到河北体育报社正式成立并出版首期报纸，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。1989年，我由兼管《河北体育报》工作改任专职《河北体育报》总编，从此与兄弟报社的交流机会更多了。

还有一件事儿，令我记忆犹新。1986年秋季的一天，我向省会新闻单位分送了一篇时效性比较强的体育稿件，当时，石家庄地区《建设日报》的李文雁同志负责编辑文体方面的稿件，因我的稿件中有句话表达不清，需要核对。那个年代我家既没电话，更没手机，联系很不方便。为不误第二天见报，文雁同志顾不上吃晚饭，骑自行车找到我家，与我核对并修改了那句话。文雁同志严肃认真、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因工作需要，1992年，文雁同志调任《河北法制报》副总编（后任总编）；1993年我调任省司法厅办公室主任。这样，我俩前后脚进了一个“门”（当时，《河北法制报》由省司法厅主办），由原来的朋友成了同事，更近了一层。新闻讲究的是真实准确，《河北法制报》在长期的办报实践中始终秉承了这一理念。我想，这与李文雁等“老报人”严谨的工作作风不无关系。

根据法治建设的需要，1994年，《河北法制报》归省委政法委管辖，与《经济卫士报》合并，更名为《河北政法报》。报社的领导体制虽然变了，但报社一时找不到新的办公地点，此时，恰逢省司法厅成立法治宣传中心，急需办公用房。一个需要继续用房，一个急需解决用房，而司法厅机关办公楼房间是有限的，怎么办？我作为省司法厅的代表，邵广荣同志（时任《河北政法报》总编）作为报社的代表，我俩本着“互谅互让，压缩双方办公用房，保障工作正常运转”的原则，签署了文字协议，妥善解决了双方办公用房问题。同

时，我还协调机关食堂，解决了河北法制报社同志中午用餐问题。

支持是相互的，配合也是密切的。司法行政机关职能的特点是“点多、面广”。所谓“点多”，是指职能多，除监狱、戒毒外，还有普法、民调、律师、公证、司法鉴定、法律援助等等；所谓“面广”，是指这些工作涉及各行各业和千家万户。而对有些工作，部分群众、甚至少数领导不甚了解，这就要求司法行政机关加大自身宣传的力度。对此，《河北法制报》给予了大力支持。后经省司法厅宣传处与河北法制报社磋商，报纸每周增设一期“司法行政专刊”，这不但有效地扩大了司法行政工作的宣传阵地，而且也调动了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工作的积极性。

在职期间，工作繁忙，无暇顾及文学体裁的创作，我在媒体上发表的大多是新闻报道类文章。退休后，我尝试创作散文、游记、古风诗词一类的文学作品。清楚地记得，我的散文处女作《“梦城”圆梦》是2008年在《河北法制报》文化版发表的。说起来，这里面还有一段故事呢。1970年，我们几位刚毕业的大学生随省委（当时称“省委”）工作队到邯郸县黄粱梦镇（俗称“梦城”）搞农村工作试点（我们大学生主要任务是劳动锻炼）。工作队住在农民家里，白天下地干活，晚上组织党团员学习，并帮助当地解决了生产和生活上的不少问题，与农民兄弟结下了深厚友谊。试点工作结束，工作队回城时，全镇农民自发结队欢送，那场面太动人了。毫不夸张地说，黄粱梦是我的第二故乡，是我工作起步的地方。半个世纪以来，我与黄粱梦农民朋友的联系始终没断过，退休后的第二年（2008年），我曾专程赴黄粱梦看望乡亲们。我那篇散文《“梦城”圆梦》写的就是回乡探亲圆梦的事儿。不成想，当时处理这篇稿子的法律生活部主任

王玉朝就是黄粱梦人，在他上小学时，听说过当年农村工作队为农民办实事儿的故事，看到我那篇稿子后，感到很真实亲切，于是很快编发了。从此，我俩结识，成了新“老乡”“忘年交”。他鼓励我创作更多的文学作品。《河北法制报》的文化版自然成了我文学创作的园地，我的多篇散文诗歌和多幅摄影作品在此发表。

在与《河北法制报》文化版长期打交道的过程中，我深切地体验到该版与读者、通讯员“交朋友”的办报作风。文化版的责任编辑虽然换了几任，但亲近基层、平易近人的作风没有丢。编辑为通讯员着想，通讯员为编辑解难，大家亲如一家，甚至以兄弟姐妹相称。这种温馨的家庭氛围，共同浇注出“文化”苑的灿烂之花，使《河北法制报》文化版很接地气，很受读者青睐！窥其一斑，可知全貌。文化版平易近人的办报作风不正体现了《河北法制报》秉承党的“群众办报”路线吗？

真诚祝愿《河北法制报》越办越好！在深化依法治国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，作出更大的贡献！



图为作者曾发表的部分作品。

· 筑梦园地 ·



郭俊岭

本人一直自认“心笨手拙”，记得七八岁时，一双小手伸出来，掌心里都是硬茧，手掌外青筋缕缕，粗糙不堪，那是放羊、割猪草、去庄稼地里干农活落下的印记，总被小伙伴们戏称为“老树皮”。小学三年级时，我写了一篇小作文《我最愉快的一件事》，竟然获评全县一等奖，县礼堂里，教育局长给我颁发大奖状还有一支英雄牌钢笔。这英雄钢笔兜里一挂，仿佛自己真就是“英雄”了！也正因这事，我阴差阳错般喜欢舞文弄墨，做梦都在想着自己的文字能变成报纸上的铅字。这个梦一直在做着，一做就是几十年……

从“一见钟情”到“一往情深”

1993年，我拿着会计专业的毕业证来到栾城县公安交警大队，成为一名执勤交警。但我这个会计的文字梦却一直没有破灭。当时，偶然一个机会到省交管局送材料，在领导桌上看到一份《经济卫士报》。《经济卫士报》就是今天《河北法制报》的前身，由省公安厅主管、省交管局主

我圆梦的平台

办。这张报纸里都是交警的人和事，我的文字梦再次被点燃。

1994年1月1日，《经济卫士报》和《河北法制报》合并，更名为《河北政法报》。我每周去教导员办公室“偷偷”将一周的报纸从头看到尾，好的文章就抄下来，光笔记本得有七八本。那几年我在市级报纸上零星发过几篇稿件，对“登陆”《河北政法报》这个省级刊物也是跃跃欲试。说来也巧，2001年，我的工作岗位调整了，开始负责大队宣传科，宣传科订阅了一份《河北法制报》，每天耳濡目染，我心中的梦愈发强烈。终于有一天，我鼓足了勇气，用八分钱一张的邮票，将自己改了又改、两页纸、800字的“处女作”寄了出去。

仅仅过了三天，署着我名字的《好交警半夜里为俺找回娘》一文刊发在二版头条。当时那个激动、兴奋，简直无法用言语来描述。那天夜里我和兄弟们按照“人数加一”原则喝酒庆祝。酒醒之后，那个文字梦更加执着了。

从“通讯员证”到“特约记者证”

三十年了，《河北法制报》既可

以说是我的文字初恋，更可以算是我的良师益友，不管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都给予我诸多帮助。我可以算是《河北法制报》一名忠诚忠实的读者。因为我既见证了这张报纸几十年改刊过程，也见证了从单纯的正报到融“法案周刊”“公安周刊”等专刊乃至河北法制网、微信微博等新平台于一体的全媒体发展进程。

报社第一次开通讯员大会时，给我们发的是《河北法制报》通讯员证。后来，报社为了照顾我们这些老通讯员们，给我们发了红底黄字的特约记者证。我的身份也从读者变成了作者……就这样，我和《河北法制报》一起走过了三十年。风风雨雨，我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报社各位编辑老师的特别关照和悉心指导。编辑和作者的那份情，那种笔中缘，久久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，我也终于有缘和编辑们成了最要好的朋友。这是一种值得我永远铭记的缘分。

《河北法制报》即将迎来40岁生日，真诚祝福《河北法制报》能在新时代发展大浪潮中，革故鼎新，勇立潮头。我也会一如既往支持她、呵护她，永远、永远……

· 筑梦园地 ·



张怀平

1998年9月，我有幸进入公安机关，先后在基层派出所、县公安局政治处专门从事宣传工作。从那时起，《河北法制报》就成了我工作中的良师益友。

刚开始，我对公安工作很陌生，不少专业术语都不懂。为了尽快适应工作，进入角色，我如饥似渴地学习、研究《河北法制报》，一个版面一

个版面地研究、琢磨，从中悟出“真经”。对报纸用心用情用力地学研，为我从事公安宣传工作打开了“一扇窗”，点亮了“一盏灯”，开辟了“一片天”。

20多年来，我先后在《河北法制报》的人生、民生、法案、文化等版面发表了不少稿件，得到了报社编辑记者的关注、支持与帮助。尤其在人生版发表了不少人物通讯，为弘扬基层优秀民辅警的为民情怀和奉献担当的良好形象，激发干事创业激情起到了巨大作用。民辅警们也都把报纸当“知音”、“益友”，每当报纸一到，都纷纷抢

着阅读。

在多年的写稿、投稿中，我和不少记者建立了十分友好的关系。给我印象最深的记者是李胜男、张乔、任俊颖、李永志等，她们有的为我的稿件“点睛”，有的为我的稿件“把脉”。令我记忆深刻的是，她们对稿件的每个细节都细心核对，对每个标题都精心制作，虽然和她们没有见过面，但她们敬业、专业、精业的优秀品质、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对通讯员无私的指导帮助，令人印象极深，铭记于心。

祝愿《河北法制报》越办越好，越办越精彩！

□ 陈兆扬

从沽源县城出发，驱车一路向北，沿着忽高忽低的山路，渐渐地发现眼前的山峦开始变得越来越低矮。疾驶的车轮下，大地正向远方无尽头地伸展而去。隔窗遥望，山野中茂密的花草早已连成了一片。那黄澄澄的油菜花正如一幅宽大的油画儿铺展开来，在阳光的映照下，发着金灿灿的光芒。

我们的目的地是张家口的一个景点蒙古大营。当我们距离蒙古大营还有几华里的时候，远远地看到有几匹骏马分道卷起一路尘土向我们疾驰而来。近前时，才发现，共有八匹，上面分别坐着四男四女。马到车前，下得马来，其中一领头人向我们拱手行礼，几句言语后，复又跃马掉头沿路返回。我们的车辆紧跟在八匹骏马后，立时被埋没在马儿踏起的尘土中。

蒙古大营已到近前。只见大营的门楼搭建得十分高大雄伟，凉爽的草原风正吹动着上面的旗帜。那一刻，我们恍然来到了古时的军营。

3名蒙古装束的年轻女子恭候在大营门前，其中一人手中捧着一只银碗，碗中倒满当地的美酒。当我来到近前时，那名女子冲我唱起欢迎的歌来，歌声止后，便双手举杯到我跟前。由于之前我已了解了这里的礼仪，所以便不加思索，一饮而尽。

进入蒙古大营，呈现在眼前的是大大小小的蒙古包。在大营东侧的凉棚下，拴着许多匹骏马。虽然我是在农村长大，见过许多高头大马，但真正骑上去，还是第一次。我坐到马背上后，却感到是那样的不踏实，几次险些跌下来，让我不得不放弃。

于是我独自一人向草原深处走去。悠悠的白云在头顶上飘荡，清爽的草原风送来花草的清香，一群群的羊儿在追逐，一匹匹的马儿在奔跑。这情景，不禁让我想起了那首歌曲：蓝蓝的天上白云飘，白云下面马儿跑。这是一个多么祥和、安逸、舒适的绿色世界，没有了铮铮铁蹄，没有了剑影刀光，更没有了血肉厮杀、生灵涂炭。那成吉思汗的弯弓，那金兵的勾勒，此刻早已朽烂如土。历史，修复了这太多的伤痕，金色的晨阳早已替代了血色的黄昏。而那殷红的血污，也早已化作肥土，滋养着这绿色的希望！

或许是被《敖包相会》那首歌所迷惑，到草原上来，情不自禁地会想去看一看敖包。

在草原上一块较开阔的地方，筑着一个高台，高台上有一个外围用较大石块砌成的圆圈，里面放满碎小的石子，这就是所说的敖包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或许真的不会相信，敖包就这么简单。然而，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场所，却生出了许多动人的爱情故事，演绎出了一曲曲的悲欢离合。站在敖包前，我不禁庆幸万分：敖包与我，只是好奇和欣赏，我与敖包，却并无任何关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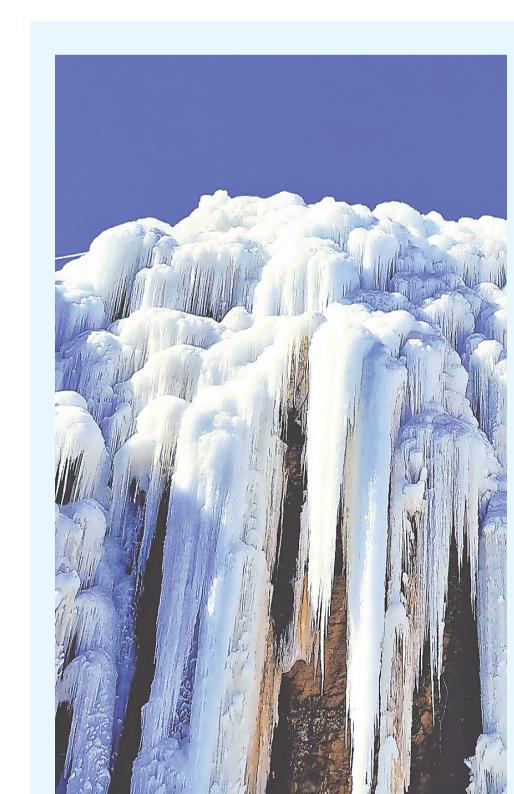
草原上的人都非常好客。中午，我们就餐是在蒙古大营的帐篷里。

桌上摆满了奶制品，喝的也是奶茶。吃惯了杂粮食品的我很不习惯用这些奶膻味的东西。同来的朋友告诉我，把炒熟的小米放进奶茶里就好喝了。我一试，果然嘴里盈满香甜。

喝的酒是草原白，一杯又一杯，敬酒的来了一个又一个，用的都是小银碗，不知多少杯下去了，渐渐感到不胜酒力。这时，唱歌敬酒的女子来了，她走到谁跟前，先唱一曲，然后捧杯敬酒。当来到我跟前时，我真得不能喝了，谁知，她又唱了一首。我知道，如果我不喝，她会一直唱下去，直到我喝下为止。无奈，我起身端起酒杯，按照当地的习俗，用右手大拇指和食指蘸酒杯的酒，先敬天，后敬地，再敬在座的朋友，这样一来，我的一碗酒已经下去三分之二了，于是，我一饮而尽。等酒宴散时，除了司机外，我们几乎全军覆没。

回来的路上，我们车里的人谁也没有睡意。酒劲加上一天的放松、愉悦使我们都很兴奋，我们就扯着嗓子拼命地喊唱：欧里欧里欧，耶耶……

歌声到处，一只只山鸡、野鸟从地上、树上，扑棱棱、扑棱棱地直逃向远方……



冰瀑

高尚云 摄